

散文組 | 優選獎

林芸

〈阿雞〉



個人簡歷 |

屏東人。1998 年生，目前就讀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系四年級。養了一隻咖啡色米克斯犬叫做妹妹。吃到飽和手搖杯的癮頭總是戒不掉，所以正在緩慢而穩定的變胖。

得獎感言 |

電話打來的時候，我正走在吵雜的板橋人行道上。秋天的臺北晚上有風，對南部人不太友善。我花了很久才聽清楚電話另一頭的聲音在講什麼，掛掉以後渾渾噩噩，不太敢相信自己這樣得了獎。整個暑假我都對著筆電敲敲打打，阿雞是我寫得最難過的一篇，好像把心裡最底層恐慌、焦躁和迷惘的渣渣通通都挖出來。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，也謝謝我的父母，還有這篇文章的主角。

漫漶的雨聲自遠而至，直到屋頂傳來叮叮咚咚的聲音，夏季的雷陣雨說來就來，一回神便已四面楚歌。斗大的雨滴像是被從天空用力向地面拋擲，紛濺出泥土和雷電的特殊氣味。

我們躺在陰暗的房間裡，任由濕氣由房間的四面八方湧來，逐漸蒸散為一片海洋。單人床彷彿方舟漂浮在氤氳的房間裡。將頭靠在他的肩膀，而他用嘴唇叨著我的一段髮尾，眼角餘光看起來像個躺在草地上假寐的牛仔。從長長的午睡中被雨聲吵醒，再閉上眼卻發現再也睡不著了。只好任由呼吸聲重疊，嗅聞著彼此殘存的夢的氣味。

在這樣的天氣裡，連夢境都是濕漉漉的。在回想時要用力扭轉，才能擰乾。我說夢見自己變成一隻人魚，在一方水中游著游著，一直以為是海。過了很久才發現自己其實置身在湖中。他用嘴唇摩娑著我的髮尾輕笑，說著難怪，夢到坐在湖邊等著釣魚，卻久久不見有魚蝦上鉤，原來是湖裡有個醜東西。

左手趕緊抓住揮過去的一巴掌，他張嘴大笑，笑聲浮浮的在房間裡迴盪，我散落的髮尾全濕掉了。

*

討厭一種遊戲，用火柴組成的算式或者幾何圖形，玩家只能移動一根或兩根，使其形成新的樣子。也許是增加兩根火柴，形成四個正方形；或者移動一根火柴，讓原本加法的算式變成減法。我極度不擅長這樣的謎題，他卻沉迷其中，不斷破關，甚至已經達到遊戲裡宗師的封號。

我不是沒有嘗試過，卻是在嘗試過之後更加抗拒。如同占卜或某種暗喻般的遊戲。為什麼只要抽走或是補回一兩根火柴，全盤情勢就會改變，這太詭異了，我曾向他抗議。改變不是該慢慢的、循序漸進的發生嗎。像是漸層飲料的上下層慢慢滲透彼此，像是緩緩吐出泡泡，火爐上的粥，或者像是水氣匯聚成雲。他用下巴抵著我的頭，輕聲哼唱著老粵語歌，並不打算回答。

在雨天的陰暗房間，他又拿出手機開始移動火柴。過於銳利的光線映在他臉上，看起來像一副面具。我戴上耳機，一瞬間雨聲就被流行樂聲蓋過，竟錯覺房間的海潮盡數退卻，乘著音樂飄浮到了另一個宇宙，沒有他的世界。彷彿薩諾斯在我戴上耳機那刻，戴上無限手套彈了手指，世上一半生靈從此灰飛煙滅。

我的思緒穿出額頭，隨著音樂到處流浪。薩諾斯也許是火柴遊戲的箇中高手，因為他一次就移動了圖形的一半，所以他是強大的反派。我用手指在空氣中畫著薩諾斯的肖像，如果他是蠶食般地減少宇宙中的生命萌芽，或許有天，他會被當成個英雄，減少了大自然的負擔，人人皆可仰望藍色天空。儘管他有著很醜的下巴。

醜陋而紫色的下巴。像是某些運動鞋的鞋跟。我就有一雙舊鞋的鞋後跟長的和他的下巴如出一轍。凹陷的地方最是惱人，每次去餵雞總是卡了一堆墊料回家。阿雞們總是亦步亦趨地跟在我的後面，偶爾細細的雞爪還會踩到我的鞋子上。啪啦啪啦，翅膀拍動，翻起了橙色的墊料，空

氣裡充滿了乾燥粗糠的香氣。

昨日下午，我和同學一起執週，穿著那雙運動鞋，踩在墊料上發出沙沙的聲音。薩諾斯在吃墊料了，後頭的同學這麼調侃著，等等他會不會讓一半的雞都不見啊。

其中一隻阿雞站在水球上，拉長了脖子睥睨整個雞舍，彷彿雞界美國隊長。我看著那隻隊長阿雞，想像牠體內的病毒正在猖獗的複製，在一顆顆細胞內製造自己的核酸，再組合成病毒顆粒。隊長阿雞的臟器正在逐漸衰敗，實際上雞舍裡所有的雞都是，死期遠比正常存活年限還要近。我環視整個雞舍，阿雞們有的在啄食飼料，有的在墊料上面玩耍，撲動的翅膀飄落了許多白色的絨羽，像是雪花球裡面慢慢飄落的人造雪花。他們全是實驗用雞，被餵養了病毒，以供我們觀察病毒如何對他們的身體造成危害。我們會將牠們一隻隻抓起，裝桶，然後安樂死。剖開牠們的臟器，觀察病毒造成的肉眼病變。

明天早晨，這裡會有一半的雞消失。我用樹枝從薩諾斯的下巴縫隙裡挑出墊料。

*

他的粵語老歌對我來說都是新的。每每哼出一首，他問我認不認識，我總是搖頭。太扯了，身為一個臺灣人竟然不知道。他總是挫敗地搖搖頭，好像我是個失敗的臺灣人。然後他就會開始找 youtube 給我看，他唱了多少歌，我就看了多少港片和港劇的主題曲。

「這都是我的童年啊。」，他念舊的說。話題總是輕

易地回到赤道附近的國度，四季如夏的地方，爸爸提著一顆榴槤回家，傍晚大家聚集在客廳，看著港劇或羽球比賽配榴槤。周星馳的電影一再重播，百看不厭。天龍八部裡吞風吻雨葬落日未曾徬徨，欺山趕海踐雪徑也未絕望。一口一口喝著美祿，父親緊張地盯著比賽的比數拉距。他知道，爸爸肯定又買了彩票了。

「哪像這裡常常下雨，」他移走一根火柴，一邊抱怨，「那裡的天氣好到不行。」接近傍晚，外頭的雨漸漸轉小，夕陽橘紅的光線射進房間，把一切染的橘橘茫茫。窗外厚重的雲朵盡皆散薄，晚霞的顏色刺痛我的眼睛。血一樣的傍晚，我想起早晨那些雞，剖開牠們的體腔，流出來了血液也是今天晚霞的顏色。

應該是巧合，因為誰都不相信是必然。每次我們安樂死一批阿雞，當天傍晚的晚霞總是特別紅。我想起隊長阿雞躺在我手上的畫面，電流通過牠身體的那瞬間，牠整個身體僵硬地往後彎曲，曲弓到了極限，瞳孔倏地放大，我突然為牠感到灼烈的疼痛。牠的火柴圖形大概全亂了吧，電流像是強風吹散了牠的火柴圖形。再也不會有謎題了。就像當初阿雞們吃了病毒，所以生命從健康的正方形，忽爾間轉為走向衰敗的三角形。

早晨，隊長阿雞躺在解剖桌上，全黑的瞳孔漠然對著我，體溫正漸漸流失。我突然很想要摸頸部右側接近鎖骨的某一小塊地方，那個地方一碰到就會疼痛。但是我戴著檢診手套的雙手沾著血跡，只好忍住這股奇怪的衝動。稍

早在鏡子裡見到一塊殷紅的瘀血，是他咬嚙的痕跡。只是輕輕啃咬，卻造成莫名深的紅印。昨晚的記憶在雨中搖晃，只是在阿雞的屍體面前，回想起來特別解離。

*

「妳有沒有想過，我們的未來會在這裡？」他的聲音很輕，從背後傳來。我總是抗拒著任何以「我有一件認真的事想和妳討論，」為開頭的句子，一聽到就想拔腿就跑。然而

此時他雙手環繞著我的腰，我的背抵著他的胸膛，插翅難飛的窘境啊，我無奈地想。未來，未來不是代指以後的事情嗎？我知道明天早餐該選擇什麼，早晨要抓阿雞去安樂死然後解剖，下午大概會有雷陣雨落下，雨傘還在放在實驗室，應該要拿回家……我心慌的想著這些事情，後天要上課，下禮拜有一場小考，這個月的電費還沒繳。你到底希望我回答你什麼呢？

「我想要畢業之後回家發展。」他的話像是鋒利的刀切斷我的思緒，剎那間我當機了。「妳要跟我回去嗎？」擅長玩火柴遊戲的人，正在嘗試移動一根火柴，在別人的手機螢幕裡。我躺著，靜靜聽他的話一句句拍打在耳際，好冷，彷彿整個房間擴散成海洋，浪自天花板成形，不斷地前進最後拍上岸。海岸邊有蓄著長髮，會唱歌的婀娜妖怪，搖擺的魚鰭輕佻地撥弄出許多白色泡沫，水手一個個被迷惑，頭下腳上的栽進海浪裡，像是被倒進滾水裡的花椰菜。我攀著床的邊緣，彷如處在即將面臨傾覆的船。

從亞熱帶到赤道，有一半的語言不通，食物多半鹹辣。

我任憑他嘗試移動著每一根火柴，拿起來，放在另一個地方，審視一下，再放回原位。問題到了嘴邊，硬是被我吞了下來，為什麼不留下來，為什麼，為什麼不能為了我留下來，為什麼給選項的人是你，我只能選擇要或不要。咽喉有什麼卡住了，我知道自己一開口就會哭。所以我不發一語，打算聽他把話說完。

「可是那樣是把妳拔起來。」我閉上眼睛，卻看到隊長阿雞站在礁石上，咕咕咕咕地叫著。強風就要來了，我對著阿雞大吼，風吹得牠的羽毛濕淋淋的，雞冠的邊緣快速地拍動著。阿雞轉過頭來，兩隻眼睛像是兩個並列的黑洞。擴大再擴大，本來褐色的虹膜都看不見了。我看到自己的倒影，映在牠的瞳孔裡面，黑色的我，外面茫然瞪著阿雞的我，我們都不知道要如何是好。

沉默在黑暗的房間內發酵，他放在我腰間的手臂越來越重。我一言不發，聽到他的嘆氣，沉重有如墜入湖水的石塊。他的擁抱越來越緊，鼻息越來越近，終於濕濕軟軟的嘴唇覆上我的頸項。

*

夢裡我來到了雞舍。永久的夕陽照射著這裡，細細的灰塵粉末在金黃的光線中慢慢降下。阿雞們啼叫著，哦哦哦哦，其中一隻對我說，去吧去吧，妳將要成為遠行的人。另一隻拍翅騰空而起啄了牠，咕咕咕咕，不行，牠痛斥，離開雞舍的家禽，不會存活太久。

粗糠被雞爪掀起來，散落在空氣中。平日溫馴的阿雞，

此刻全部發了狂。「哦哦——哦哦」幾隻遠行派的雞隻嘶吼。翅膀張開到最大，鋒利的爪舉到腹前，彷彿成了掠奪獵物的猛禽。到處都是散落的羽毛，雞隻粗嘎的叫聲，一聲一聲刮過我的耳膜。

「咕咕咕——咕」主留派的阿雞跳上水球和飼料桶，大聲宣揚牠們的主張，其他雞隻群起附和，抖動著牠們鮮紅的雞冠，乍看像是旗幟揮舞，牠們不斷地啄著遠行派的雞，尖銳的喙強而有力，每一次都啄掉對方身上的一大塊羽毛。

牠們不斷地攻擊彼此，甚至波及到我。阿雞們的身體不斷撞上我的小腿，前仆後繼。我搖搖晃晃，努力想要保持平衡。腳上突然傳來一股劇痛，我低頭一看，才發現裸露的腳背，被雞爪刮出一道鮮紅的血痕。血液泊泊滲出，墊料都被染成紅褐色了，我聞到了鐵鏽的味道，瀰漫在黃昏的雞舍中。

在這群混亂中，只有隊長阿雞站在棲木上。半閉著眼，皺褶的雞冠低垂，只露出單側的眼睛，彷彿肥胖的荒野女巫。「隊長阿雞——」我叫喚牠，一邊向牠走近。牠張開眼，溫和的黃褐色眼睛看向我，對著我歪歪頭，雞冠顛顛顛顛的。「妳受傷了。」牠說。牠站在棲木上，和我的肩膀一樣的高度，幾乎平視著我。

我們沉默地對看著彼此，良久良久。四周的雞隻還在打架，整個雞舍混亂的像是開會的立法院。隊長阿雞再次開口，卻是模仿了他的聲音，「我們的未來未來未來未來

會在在在在在哪裡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。不會玩火柴遊戲的醜東西，」牠停頓一下，然後挑釁地對我張開翅膀，嘴喙張到最大，上下喙之間的舌頭，竟然是分岔的蛇信。然後牠粗嘎地開唱，「冷雨夜我在妳身邊，盼望妳會知，可知道我的心，比當初已改變……」

牠拍動翅膀，騰空而起，嘴喙對著我的頸項，狠狠一啄。疼痛馬上蔓延開來，沿著神經急速引爆恐懼。

我尖叫地後退，跑出雞舍。雞舍外是綿延不盡的油棕園，暗暗幢幢的樹影在風中搖晃。我不停地跑，不停地跑，地上全是帶血的腳印。腳印被我留在身後，卻又出現在我的前方。我驚慌地踏出步伐，竟然每一步都踩在血腳印上，形狀和大小恰恰吻合。耳邊卻聽到自己的歌聲，淒楚唱到「明明我已昨夜無間踏盡面前路，夢想中的彼岸為何還沒到……」

我怎麼樣都無法遠離雞舍，不管跑得多用力，瀕臨崩潰，雞舍和我的距離總是一樣。我勉強轉頭看著後方，卻看到在棲木上，隊長阿雞正啣著一大把點燃的火柴，拋在墊料堆上。在暮色中，雞舍開始熊熊燃燒。

*

我猛然從床上跳起，心臟急速的跳動著。身旁酣睡的他赤裸著上身，沒有被我劇烈的動作嚇醒。寬闊的肩膀隨著規律的打呼聲起伏。在早晨的微光中，我看著他的臉。濃密的眉毛，筆挺的鼻樑，薄薄的唇上，覆著剛冒出來的髭鬚。恍若初次見面，一切熟悉而陌生。

黑夜是昨日，清晨在今天。我輕手輕腳地梳洗，以免吵醒他深沉的睡眠。想起今天的實驗要解剖雞隻，從衣櫃取出深紅色的刷手服。然後輕手輕腳地套上有著紫色鞋跟的運動鞋，鞋跟上的縱向刻痕裡，還有卡著一小片粗糠，我輕輕用手指彈開。

把鐵門緩緩闔上。我深吸一口清晨的空氣，踏出第一步，像是每次要遠行一般那麼慎重。

散文組 優選獎 〈阿雞〉評語 / 言叔夏

這篇作品以一種陰性的腔調刻寫了情感關係中的種種束縛與矛盾，作者透過「阿雞」的意象，折射出漂移到異鄉的女性如何在情感的餵養中，同時存在著斷裂與依存的悖反關係。文中對空間細節有極為細膩的描寫，尤其是房間與夢境之間，透過作者所使用操演的意象群，諸如人魚、方舟、單人床……等等，構築出一種濕漉且逼仄的窒息氛圍。這或是一位多夢的作者。文字跳躍且具詩化傾向，某些段落甚至抹消了現實與潛意識之間的界線。而透過這種曖昧恍惚的筆法，作者相當成功地呈現鋪展了一段關係中難以言述的宰制暴力。作者的馬華背景亦為這篇文章注入了一種新的語感節奏。惟文末的夢境在全文的結構比例上顯得篇幅稍多，或可略為剪裁。

2019
打狗鳳邑
文學獎